

學規類編

三





學 規 類 編

(三)

張 伯 行 纂

學規類編卷之十六

力行

程子曰。居之以正。行之以和。知過而能改。聞善而能用。克治以從義。其剛明者乎。

張子曰。世儒之學。正惟灑埽應對。便是從基本一節節實行去。然後制度文章。從此而出。

今人爲學。如

登山麓。方其迤邐之時。莫不闊步大走。及到峭峻之處。便止。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。

朱子曰。若不用躬行。只是說得便了。則七十子之從孔子。只用兩日說便盡。何用許多年隨著孔子不去。不然。則孔門諸子。皆是獸無能底人矣。恐不然也。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箇身心。到得做事業時。只隨自家分量以應之。如由之果。賜之達。冉求之藝。只此便可以從政。不用他求。若是大底功業。使用大聖賢做。小底功業。使用小底賢人做。各隨他分量做出來。如何強得。學問亦無箇一超直入之理。直是銖積寸桑做將去。某是如此喫辛苦。從漸做來。若要得知。亦須是喫辛苦了。做不是可以坐談。僥倖而得。問向因子夏大德小德之說。遂只知於事之大者致察。而於小者苟且放過。德之不修。實此爲病。張子云。纖惡必除。善斯成性矣。察惡未盡。雖善必羸矣。學者須是毫髮不得放過。德乃可進。曰若能如此。善莫大焉。以小惡爲無傷。是誠不可。而今只理會下手做工夫處。莫問他氣稟與習。只是是底便做。不是底莫做。一直做將去。任你氣稟物欲。我只是不恁地。如此則雖愚必明。雖柔必強。

氣習不期變而變矣。務實一事。觀今日學者不能進步。病痛全在此處。但就實做工夫。自然有得。未須遽責效驗也。

東萊呂氏曰。賢士大夫。蓋有學甚正。識甚明。而其道終不能孚格遠近者。只爲實地欠工夫耳。

薛文清曰。人之威儀。須臾不可不嚴整。蓋有物有則也。匹夫之志。未必皆出於正。而猶不可奪。況君子之志於道。孰得而奪之哉。勢無兩重之理。此重則彼輕。此輕則彼重。故道義重則外物輕。道義輕則外物重。爲學之士。常使外物不能勝其道義。則此日重。彼日輕。積久惟見道義。而不復知有外物矣。人遇拂亂之事。愈當動心忍性。增益其所不能。所行有望礙處。必思有以通之。則智益明。

羅整庵曰。規模寬大。條理精詳。最爲難得。爲學如此。爲政亦如此。斯可謂真儒矣。

克己

程子曰。難勝莫如己私。學者能克之。非大勇乎。多驚。多怒。多憂。只去一事所偏處自克。克得一件。其餘

自正。目畏尖物。此事不得放過。便與克下。室中率置尖物。須以理勝他。尖必不刺人也。何畏之有。

張子曰。人當平物我。合內外。如是以身鑒物。便偏見。以天理中鑒。則人與己皆見。猶持鏡在此。但可鑒彼。於己莫能見也。以鏡居中。則盡照。只爲天理常在。身與物均見。則自不私己。亦是一物。人常脫去己身。則自明。然身與心常相隨。不奈何有此身。假以接物。則舉措須要是。今見人意我固必。以爲當絕於己。乃不能絕。卽是私己。是以大人正己而物正。須待自己者皆是。著見於人物。自然而正。以誠而明者。既

實而行之明也。明則民斯信矣。己未正而正人。便是有意我固必。鑒己與物皆見。則自然心洪而公平。意我固必。只爲有身。便有此。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。志小則易足。易足則無由進。氣輕則虛而爲盈。約而爲泰。亡而爲有。以未知爲已知。未學爲已學。人之有恥於就問。便謂我勝於人。只是病在不知求是爲心。故學者當無我。

上蔡謝氏曰。某與伊川別一年。往見之。伊川曰。別又一年。做得甚工夫。曰。也只是去箇矜字。曰。何故。曰。子細點檢得來。病痛盡在這裏。若按伏得這箇罪過。方有向進處。伊川點頭。因語在坐同志者曰。此人爲學。切問近思者也。或問矜字罪過。何故恁地大。曰。今人做事。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。渾不關自家受用事。有底人食前方丈。便向人前喫。只蔬食菜羹。卻去房裏喫。爲甚恁地。

和靖尹氏曰。克己。惟在克其所好。便是下手處。然人未有不自知所好處。而能克之者。若不自知。卻克箇甚。如好財。卽於財上克。好酒。卽於酒上克。今人只爲事事皆好。便沒下手處。然須擇其偏好甚處先克。五峯胡氏曰。自反則裕。責人則蔽。君子不臨事而恕己。然後有自反之功。自反者。修身之本也。本得則用無不利。

問每常遇事時。也分明知得理之是非。這是天理。那是人欲。然到做處。又卻爲人欲引去。及至做了。又卻悔。此是如何。朱子曰。此便是無克己工夫。這樣處極要與他掃除打疊。如一條大路。又有一條小路。自家也知得合行大路。然被小路有箇物事引著。不知不覺。走從小路去。及至前面荆棘蕪穢。又卻生悔。

此便是天理人欲交戰之機。須是遇事時。便與克下。不得苟且放過。明理以先之。勇猛以行之。若是上智聖人底資質。他不用著力。自然循天理而行。不流於人欲。若賢人之資。次於聖人者。到得遇事時。固不會錯。只是先也用分別教。是而後行之。若是中人之資。須大段著力。無一時一刻。不照管克己始得。曾子曰。仁以爲己任。不亦重乎。死而後已。不亦遠乎。須是如此做工夫。其言曰。戰戰兢兢。如臨深淵。如履薄冰。而今而後。吾知免夫。小子。直是恁地用功方得。問張子云。以心克己。卽是復性。復性便是行仁義。竊謂克己便是克去私心。卻云以心克治。莫賸卻以心兩字否。曰。克治便是此心克之。公但看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。非心而何。言忠信。行篤敬。立則見其參於前。在輿則見其倚於衡。這不是心。是甚麼。凡此等皆心所爲。但不必更著心字。所以夫子不言心。但只說在這裏教人做。又問復性便是行仁義。復是方復得此性。如何便說行得。曰。旣復得此性。便恁地行。纔去得不仁不義。則所行便是仁義。那得一箇在不仁不義與仁義之中底物事。不是人欲。便是天理。不是天理。便是人欲。所以謂欲知舜與臯之分者。無他。利與善之間也。所隔甚不多。但聖賢把得這界定爾。

南軒張氏曰。克己之偏之難。當用大壯之力。然而力貴於壯。而工夫貴於密。若工夫不密。雖勝於暫。而終不能持於久而銷其端。觀諸顏子沈潛積習之功。爲如何哉。有不善未嘗不知。知之未嘗復行。非工夫篤至。久且熟也。其能若是乎。

魯齋許氏曰。責己者可以成人之善。責人者適以長己之惡。喜怒哀懼愛惡欲。一有動於心。則氣便不

平氣既不平則發言多失。七者之中。惟怒爲難治。又偏招患難。須於盛怒時。堅忍不動。俟心氣平時。審而應之。庶幾無失。忿氣劇炎。火焚如。徒自傷。觸來勿與競。事過心清涼。

薛文清曰。戲謔甚。則氣蕩而心亦爲所移。不戲謔。亦存心養氣之一端。開卷卽有與聖賢不相似處。可不勉乎。欲心一動。如火之熾。如水之溢。非用大壯之力。莫能止其欲。吾於所爲之失。隨卽知而改之。然未免再萌於心。因謂有不善。未嘗不知。易知之。未嘗復行。難。程子所謂廓然而大公。物來而順應。正周子胸中灑落。如光風霽月之氣象。程子曰。人能克己。則仰不愧。俯不怍。心廣體胖。其樂可知。竊意顏子之樂亦如此。挺特剛介之志常存。則有以起儉惰而勝人欲。一有頽靡不立之志。則甘爲小人。流於卑汙之中。而不能振拔矣。

羅整庵曰。格物致知。學之始也。克己復禮。學之終也。道本人所固有。而人不能體之爲一者。蓋物我相形。則惟知有我而已。有我之私。日勝。於是乎違道日遠。物格則無物。惟理之是見。己克則無我。惟理之是由。沛然天理之流行。此其所以爲仁也。始終條理。自不容紊。故曰。知至至之。知終終之。知及之而行不逮。蓋有之矣。苟未嘗真知禮之爲禮。有能不遠而復者。不亦鮮乎。顏子克己復禮。殊未易言。蓋其於所謂禮者。見得已極分明。所謂如有所立卓爾也。惟是有我之私。猶有纖毫消融未盡。消融盡。卽渾然與理爲一矣。然此處工夫最難。蓋大可爲也。化不可爲也。若吾徒之天資學力。去此良遠。但能如謝上蔡所言。從性偏難克。處克將去。卽是日用閒切實工夫。士希賢。賢希聖。固自有次第也。

改過

程子曰。凡夫之過多矣。能改之者。猶無過也。惟格趣汙下之人。其改之爲最難。故其過最甚。有過必改。罪己是也。改而已矣。常有歉悔之意。則反爲心害。罪己責躬不可無。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爲悔。涑水司馬氏曰。去惡而從善。舍非而從是。人或知之而不能徙。以爲如制驛馬。如斡礪石之難也。靜而思之。在我而已。如轉戶樞。何難之有。

朱子曰。知得如此是病。即便不如此是藥。若更問何由得如此。則是騎驢覓驢。只成一場閒說話矣。答蔡季通書曰。所謂一劍兩段者。改過之勇。固當如此。改過貴勇。而防患貴怯。二者相須。然後真可以修。慝辨惑。而成徒義崇德之功。自今以往。設使真能一劍兩段。亦不可以此自恃。而平居無事。常存祇畏。警懼之心。以防其源。則庶乎其可耳。問氣質昏蒙。作事多悔。有當下便悔時。有過後思量得不是。方悔時。或經久所爲。因事機觸得悔時。方悔之際。惘然自失。此身若無所容。有時悲恨。至於成疾。不知何由可以免此。曰。旣知悔時。第二次莫恁地便了。不消得常常地放在心下。那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底。便是不悔底。今若信意做去。後蕩然不知悔。固不得。若旣知悔。後次改便了。何必常常恁地悔。又曰。悔字難說。旣不可常存在胸中。以爲悔。又不可不悔。若只說不悔。則今番做錯。且休。明番做錯。又休。不成說話。問如何是著中底道理。曰。不得不悔。但不可畱滯。旣做錯此事。他時更遇那事。或與此事相類。便須懲戒。不可再做錯了。

西山真氏曰。過雖聖賢不能無。蓋過者。過誤之謂也。知其爲過而速改。則無過矣。故論語曰。過而不改。是謂過矣。左傳曰。人誰無過。過而能改。善孰大焉。子貢曰。君子之過。如日月之食焉。過也。人皆見之。更也。人皆仰之。孟子曰。古之君子。過則改之。今之君子。過則順之。成湯之聖。猶且改過不吝。顏子之賢。猶曰不貳過。以此可見。雖聖賢必以改過爲貴。若知其爲過。不肯速改。則是文過遂非而流於惡矣。蓋無心而誤。則謂之過。有心而爲。則謂之惡。不特別爲不善。方謂之惡。只知過不改。是有心。便謂之惡。易曰。風雷益。君子以見善則遷。有過則改。天下之至迅疾者。莫如風雷。故聖人以此爲遷善改過之象。此卽過勿憚改之意也。

胡敬齋曰。人有過。貴於能悔。悔而不改。徒悔而已。於己何益。改過最難。須著實做得操存省察工夫。使吾身心體密。放僻之心不生。則大本堅固。過失隨覺而不行也。若欲防患於豫。須以敬爲主。不使須臾慢忽。又常觀書求義。浸灌此心。悅懌使過失不萌。更妙。

雜論處心立事

程子曰。欲當大任。須是篤實。厚責於吾所感。薄責於人所應。惟君子能之。天下之事。苟善處之。雖悔可以成功。不善處之。雖利反以爲害。人當審己如何。不必恤浮議。志在浮議。則心不在內。不可應卒處事。人莫不知命之不可遷也。臨患難而能不懼。處貧賤而能不變。視富貴而能不慕者。吾未見其人也。儒者只合言人事。不得言有數。直到不得已處。然後歸之於命。可也。

龜山楊氏曰。物有圭角。多刺人眼目。亦易玷缺。故君子處世。當渾然天成。則人不厭棄矣。

延平李氏曰。受形天地。各有定數。治亂窮通。斷非人力。惟當守吾之正而已。然而愛身明道。修己俟時。則不可一日忘於心。此聖賢傳心之要法。或者放肆自佚。惟責之人。不責之己。非也。

朱子曰。世事無緊要底。不要做。先去其麤。卻去其精。磨去一重。又磨一重。天下事都是如此。且如中庸說戒慎乎其所不睹。恐懼乎其所不聞。先且就睹處與聞處做了。然後就不睹不聞處用工。方能細密。而今人每每跳過一重做事。睹處與聞處。元不曾有工夫。卻便去不睹不聞處做。可知是做不成。下稍一齊擔閣。且如屋漏暗室中。工夫如何便做得。須從十目所視。十手所指處做起。方得。且須立箇麤底根腳。卻正好著細處工夫。今人於無義理底言語儘說了。無義理底事儘做了。是於麤底根腳猶未立。卻求深微。縱理會得。于己甚事。常先難而後易。不然。則難將至矣。如樂毅用兵。始常懼難。乃心謹畏。不敢忽易。故戰則雖大國堅城。無不破者。及至勝。則自驕。膽大而恃兵強。因去攻二城。亦攻不下。問學者講明義理之外。亦須理會時政。凡事要一一講明。使先有一定之說。庶他日臨事。不至牆面曰。學者若得胸中義理明。從此去量度事物。自然汎應曲當。人若有堯舜許多聰明。方做得堯舜許多事業。若要一一理會。則事變無窮。難以逆料。隨機應變。不可豫定。今世文人才士。開口便說國家利害。把筆便述時政得失。終濟得甚事。只是講明義理。以淑人心。使世閒識義理之人多。則何患政治之不舉耶。某看人也須是剛。雖則是偏。然較之柔不同。易以陽剛爲君子。陰柔爲小人。若是柔弱不剛之質。少

閒都不會振奮。只困倒了。今人大抵皆先自立一箇意見。若其性寬大。便只管一向見得一箇寬大底路。若性嚴毅底人。便只管見得一箇廉介底路。更不平其心看事物。自有箇合寬大處。合嚴毅處。學要常親細務。莫令心麤。問避嫌是否。曰。合避豈可不避。如瓜田不納履。李下不整冠。豈可不避。如君不與同姓同車。與異姓同車。不同服。皆是合避處。問程子說避嫌之事。賢者且不爲。況聖人乎。若是有一項合委曲而不可以直遂者。這不可以避嫌。曰。自是道理合如此。如避嫌者。卻是又怕人道如何。這卻是私意。如十起與不起。便是私。這便是避嫌。只是他見得這意思。已是大段做工夫。大段會省察了。又如人遣之千里馬。雖不受。後來薦人。未嘗忘之。後亦竟不薦。不薦自是好。然於心終不忘。便是喫他趨奉意思。不過這便是私意。又如如今立朝。明知這箇是好人。當薦舉之。卻緣平日與自家有恩意往來。遂避嫌不舉他。又如某人。平日與自家有怨。到得當官。彼卻有事當治。卻怕人說道因前怨治他。遂休了。如此等皆踉過多了。學者須要有廉隅牆壁。便可擔負得大事去。如子路。世間病痛都沒了。親於其身爲不善。直是不入。此大者立也。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。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。況衣食至微末事。不得未必死。亦何用犯義犯分。役心役志。營營以求之耶。某觀今人。因不能咬菜根。而至於違其本心衆矣。可不戒哉。以利害禍福言之。此是至麤底。此處人都信不及。便講學待如何。亦沒安頓處。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定分。及遇小小利害。便生趨避計較之心。古人刀鋸在前。鼎鑊在後。視之如無物者。蓋緣只見得這道理。不見那刀鋸鼎鑊。問事有最

難底奈何。曰：亦有數等。或是外面阻遏做不得。或是裏面紛亂處不去。亦有一種紛拏時。及纖毫委曲微細處。難處全只在人自去理會。大槩只是要見得道理分明。逐事上自有一箇道理。易曰：探賾索隱。賾處不是奧。是紛亂時。隱是隱奧也。全在探索上。紛亂是他自紛亂。我若有一定之見。安能紛亂得我。問貧者舉事。有費財之浩瀚者。不能不計度繁約而爲之裁處。此與正義不謀利意相妨否。竊恐謀利者是作這一事。更不看道理合當如何。只論利便於己。與不利便於己。得利便則爲之。不得則不爲。若貧而費財者。只是目下恐口足不相應。因斟酌裁處。而歸之中。其意自不同否。曰：當爲而力不及者。量宜處。乃是義也。力可爲而計費吝惜。則是謀利而非義矣。大抵事只有一箇是非。是非既定。卻揀一箇是處行將去。必欲回互得人人道好。豈有此理。然事之是非。久卻自定。時下須是在我者無歉。仰不愧。俯不作。別人道好道惡。管他。讀書則實究其理。行己則實踐其迹。念念鄉前。不輕自恕。則在我者雖甚孤高。然與他人元無干預。亦何必私憂過計。而陷於同流合汙之地乎。

南軒張氏曰：義之所在。君子蹈之。如饑之必食。渴之必飲。不可改也。若一毫私意亂之。則顧惜牽滯。而卒失其正矣。論伊川說子貢貨殖便生計較。纔計較便是不受命。只計較便不是。因言人逐日自思量。如何是計較處。纔有計較。作爲便不是。若都不計較。則是無所爲。如何應事接物。要得不計較。又要得應事接物。於此可以涵泳本心。

魯齋許氏曰：不聽父命者。則爲不孝。不聽君命者。則爲不忠。其或不聽天命者。獨無責耶。君父之命。或時

可否之間。設教者。猶曰勿逆勿怠。況乎天命。大公至正。無有不善。何苦而不受命乎。天地閒當大著心。不可拘於氣質。局於一己。貧賤憂戚。不可過爲隕穫。貴爲公相。不可驕。當知有天地國家以來。多少聖賢在此位。賤爲匹夫。不必恥。當知古昔志士仁人。多少屈伏。甘於貧賤者。無入而不自得也。何歡戚之有。巧言令色。人欲勝。天理滅矣。人但當修心自理。不問與他合與不合。果能自修。天下人皆能合。若只以巧言令色求合。則其所合者可知矣。汲汲焉毋欲速也。循循焉毋敢惰也。非止學問如此。日用事爲之間。皆當如此。乃能有成。毀不可遽。譽亦不可遽。喜不可遽。怒亦不可遽。處人須要重厚。待人須要久遠。顧歲晏如何耳。一時一暫。便動搖去。從他做毀譽。後段便難收拾。有不虞之譽。有求全之毀。不虞。無故而致譽也。無實而得譽可乎。大譽則大毀至。小譽則小毀至。必然之理也。惟聖賢得譽。則無所可毀。大名之下。難處。在聖賢則異於是。無難處者。無實而得名。故難處。名。美器也。造物者忌多取。非忌多取。忌夫無實而得名者。

薛文清曰。古人衣冠偉博。皆所以莊其外而肅其內。後人服一切簡便短窄之衣。起居動靜。惟務安適。外無所嚴。內無所肅。鮮不習而爲輕佻浮薄者。勢到七八分。卽已。如張弓然。過滿則折。但當循理。不可使氣。凡所爲當下卽求合理。勿曰今日姑如此。明日改之。一事苟其餘無不苟矣。促迫褊窄。淺率浮躁。非有德之氣象。須要有包含則有餘意。發露太盡則難繼。愈收斂。愈充拓。愈細密。愈廣大。愈深妙。愈高明。人知天地萬物爲一體。則薰然慈良惻怛之心。有不覺而發於中者。嘗觀山勢高峻。

直截。卽生物不暢茂。其勢奔赴溪谷合轅回還者。卽其中草木暢茂。蓋高峻直截者。氣散走。難畜聚。故生物之力薄。回還合轅者。元氣至此畜積包藏者多。故生物之力厚。水亦然。灘石峻。卽水急而魚鼈不畱淵潭。深則魚鼈之屬聚焉。以是而驗之人。其峭急淺露者。必無所蓄積。必不能容物。作事則輕易而寡成。寬緩深沈者。則所蓄必多。於物無所不容。則安重有力。而事必成。善學者。觀於山水之間。亦可以進德矣。處人之難處者。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辯。是非較長短。惟謹於自修。愈謙愈約。彼將自服。不服者。妄人也。又何校焉。先儒曰。他山之石。可以攻玉。與小人處。則動心忍性。增修豫防。而德乃進。不可因人曲爲承順。而遂與之合。惟以義相接。則可以與之合。心誠色溫。氣和辭婉。必能動人。忍所不能忍。容所不能容。惟識量過人者能之。人有才而露。只是淺。深則不露。方爲一事。卽欲人知。淺之尤者。識量大。則毀譽歡戚。不足以動其中。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。斯能爲人不能爲之事功。聞事不喜不驚者。可以當大事。亦有小廉曲謹。而不能有爲於事終無益。

胡敬齋曰。此道理具於吾心。大小精麤。無所不該。守之則賢。化之則聖。誠之則王。假之則霸。竊之則姦。棄之則愚。無一事出此道理之外。看盡天下事。只要不失其本心。心爲主。事爲客。以主待客。則我不勞而事治。蓋處之各得其所也。程子曰。己立後。自能了得天下萬事。天下縱有難處之事。若順理處之。不計較利害。則本心亦自泰然。若不以義理爲主。則遇難處之事。越難處矣。事雖要審處。然亦不可揣度過了。事雖要聽從人說。亦不可爲人所惑亂。擇須精行須果。與人處。當執謙。然不可媚悅。才媚

悅則與天地正大之情不似。諂諛二字。修己治人之大病。諛人者。固是小人。好人諛者。亦非君子。自修則不聞過。治人則惡日積。清高太過則傷仁。和順太過則傷義。是以中道爲難。當精擇而審處。欲爲天下第一等人。當做天下第一等事。

羅整庵曰。因時制宜一語最好。卽所謂義之與比也。動皆合義。則天理周流而無閒。而仁亦在是矣。是故君子之用。不偏於剛。不偏於柔。惟其時而已矣。時宜用剛而剛。時宜用柔而柔。只是大體如此。須知剛之用。不可無柔。柔之用。不可無剛。無柔以濟其剛。或足以致悔。無剛以制其柔。或足以取吝。顏淵曰。舜何人也。予何人也。有爲者亦若是。蓋以舜自期也。舜飯糗茹草。若將終身。顏子簞食瓢飲。不改其樂。本原之地。同一無累。如此。則顏之進於舜也。其孰能禦之。孟子曰。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。則不及人。不爲憂矣。此希聖希賢之第一義也。

